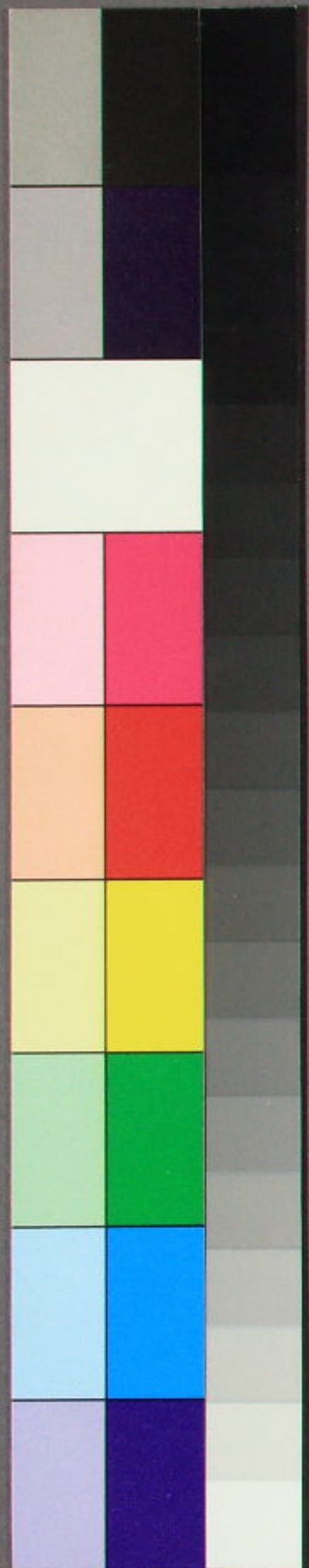


遂初堂集
天

~ 16
2337
1



2837
卷一-3

遂初堂先生集序
惟我 本朝 禮 義 為
邦 道 學 文 章 中 義
貞 為 士 不 乏 人 為 國
亦 有 大 友 我 之 如 之 秉
我 教 乃 以 教 為 德 一 脈 為

後日陽復之產友已巳三
臣其一也乃是時遂初
崇權公新為分赴
國淺道是日
仁既聖母死于私第公
自決庭出於中已惶惶悔

責以為弟以天地震蕩
日月晦蝕神孺市童
莫不號泣奔走而我
乃操觚殿庭惟科名
是求何敢以不知為忠
自齒平人遂不待唱

名即一吏一鄉里之
渡漢而西夫斜第爵
祿人情而曰公則白
辜一其非辜一辨出永
休公之心定必曰我為因
此進取以炫榮利而之

義之罪人寧枯死即
空使人志多心之所
存也神一真不謂如
惡有甚步上奴在比
上何之雖死不死有殊
在終扶忠孝以倫彙

之歸一乃與凍而死者
同一技而博二傳步公
自幼聰心絕倫文學夙
成後占魁居第步海輒
奪人蓋公高祖習齋
公與其子石河公以詩

鳴一代公之歎極河東
健有從源而志尚傲存
寺在徑學寸文之奪又
持觀志始不能肆力於
此子廢居以事惟閉戶
為生愁襟書書不以以

文字誇誇醉於人以此送錫
只是錢膏賸馥去之
無亦公然先輩一得李白
沙父集丁巳秋漢上與日
月多光似餘波篇不待之
可公教沈書液備云公自

廢之之義理明也交心
使得罪名教之輩可
以起驛其所以裨補
世道者將與白沙公孰
淺並云於千百之
不是過矣公孫撫宰

長水以公送稿方涪剞
刷石孫禎片余起而托
弁卷之文余冲一公之
風義公之義雅矣不
敵以老拙終辭一書
如外如此時

宋禎甲申後三元
日坡平尹鳳九序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一

賦

河圖賦

有為伏羲氏之學者齋居一室架插萬軸極深研幾
 鉤遠撥躋闖曩聖之堂與啓六籍之關鍵物無幽而
 不鏡理無隱而不貫晚而喜易尋討微蘊三才在目
 八卦指掌其間河圖昭眎法象居乎北而共宗者一
 與六也位乎南而為朋者二暨七也其三其八處於
 東而西趣其四其九列於西而為友亦五十之有數
 儼中央乎相守其文若錯而不相亂其勢若繚而不

相妨變化不可測動靜不可詳異哉其爲圖也孰點
綴是孰布列是孰推究是孰剖析是粲粲之文碧落
列宿之躔耶斑斑之點南山豹背之文耶以爲撒珠
之狀則奇耦兼備以爲布碁之象則陰陽分類夫何
是圖之奇怪紛莫察其意義意者無極之翁肇剖玄
軌分陰分陽生天生地畫此許多點畫開發底許
多道理耶摩挲簡冊久未有得沉吟厥旨夜以繼日
體倦螢窓夢酣蝴蝶見一先生自稱堯夫間中弄丸
左圖右書手揆足躡月窟天根駕風鞭霆歷覽無垠
於是樞衣請問於臯比之座願聞河圖溪奧之旨先

生喟爾曰昔者包犧立極龍馬呈瑞八左九右六後
七前奇耦生成其序粲然蓋位數之排置發聖人之
獨智包衆理於一圖豈凡象之可擬大抵天地之間
一氣而已動靜相因判而爲二二陰一陽對待以立
體一奇一耦由內而達外分二儀而數闡兩五行而
理揭次第辨而不紊若弟兄之相得配耦比而無間
猶夫婦之有合水天一而成六火地二而成七金地
四而成九木天三而成八猗居中之五土成六資於
地八卦由之而畫二氣由之而著萬物由之而生
四時由之而序鬼神之所以行也變化之所以遂也

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吁其至矣曰其以五居中何也
先生曰夫數者始於陰陽倚於參兩參兩之合五數
攸創上下一點象天一與地二左右一點象天三與
地四矧天五之所因羌中點之攸胎肆生成之相合
兮演厥數而推排是以一得五二得五兮爲六爲七
三得五四得五兮爲九爲八若乃地十之數亦莫非
二五合五而得是知生數之陽迫五象而旁達成數
之陰因生數而畢具躡圖中之妙化蓋所主者在五
曰其以生成分陰陽何也先生曰夫圖者陰陽之位
也生成之合也生者爲主成者爲客內者爲帥外者

爲輔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一生一成徵陰陽之交泰
一變一化認奇耦之相濟然而奇爲主於東北兮耦
與之而相合耦爲主於西南兮奇與之而爲屬審彼
此之交互兮信內外之絲錯曰其生由運行之序不
同何也先生曰始于下而復于中兮生有序而不愆
始於東而終於北兮運一周而左旋質具地而化生
兮水火木與金土氣行天而運用兮木火土與金水
釋五行之推斂總萬物之終始非天下之至精孰能
與於此義又况造化之運生必有克火南方之二七
克在北之一六金西方之四九克居東之三八究其

相克之理寓諸相生之中惟其生而克克而生兮所以成夫化育之功曰七八九六之附于外何義也先生曰九者一三五之積也附老陰之四位六者二四之積也配老陽而外比七自九而退居兮二少陰之是合八自六而來進兮三少陽之斯屬覽九六之往來兮驗二老之交宅揆七八之進退兮知二少之互局諒運用之無倪兮夫孰瑩其幽蹟曰聖人之則之也何也先生曰虛五十於其中兮寔一圈之太極均奇耦而二十兮判陰陽而為兩六七八九之相合兮續交錯為四象老陽分為乾兌兮少陰分為巽震少

陽分為巽坎兮老陰分為坤艮是知乾坤坎離析四方之合也兌震巽艮補四隅之隙也橫圖之卦畫由是而成矣圓圖之卦氣由是而行矣先天之易闡啓于茲後天之易推演於斯斯皆聖人所則之義凡諸交易變易之理所由而起乎曰後天之所取何義也先生曰水火分於東南兮坎當子而離午木生成於三八兮巽東南而震卯金分配於四九兮乾西北而兌酉惟艮土與坤土間震坎暨離兌想姬文之作易深有取而默契曰其為理也如何先生曰天地有自然之數圖之所以幽也河圖有自然之象易之所以

作也原其太虛寥廓妙有不測玄機密運假象而晰
理既具焉數在中矣變用無窮本末俱備大而無所
不包細而無所不蘊天地日月風雷之變由是而彰
人物禽獸草木之理由是而辨以之而樸著命爻以
之而觀象取義天下後世皆得以凌嫌疑定猶豫兮
何莫非權輿於此乎於戲天地未闢先有此理天地
既闢乃出是圖究厥本原瞽臬俱無象數未形奇耦
奚論諸儒穿鑿附會太煩只談繁枝不見其根要識
先天契緊意須認神馬未出時曰先生惡乎聞之先
生曰吾得之於希夷希夷得之於伏羲言豈無稽理

則在是五十五點粲粲胷中子歸而求有餘師矣於
是言盡理得象顯數明講論既輟睡魔倏驚開戶視
之月印梅庭

詩

五言古詩

次姜博士韻

代叔
父作

世路多險巇生平飽酸醎紅塵蹤跡疎白首歡意減
中宵憂世事十月雷聲喊高官意自得紫陌馳大韉
綺羅粧屋壁珠玉飾馬銜金張競華奢襍契誰更軌
欲道經濟策時人皆黯黯豈無鱗直言天意難可犯

風雨倏晦冥天地日慘黯謝病游江湖湖水春汎濫
長懷栗里陶難憶五湖范入山門巷幽築室榛荆斬
吟詩趣有餘杯酒清且湛醉後眄庭柯頽然臥前檻
知音有夫子高義實吾範心肝洞相照雅懷謝黷黷
論交固膠漆披襟登彩艦別來已多月前郊豆欲殲
爲問別時裾何當更一摻

陪王母暨慈闈行到寧遠嶺拜別嚴君有作
立馬西嶺下父曰嗟余子親老汝母病此行良未易
今汝奉以歸道途慎行李秋風八九月吾亦從逝矣
受言再拜辭淚滴前溪水

蘇大中挽

往歲哭乃父今又哭其子如何謝家樹遽爾青年死
汝父差可慰身亾猶有嗣嗟汝死無後孤魂尚誰倚
哀哀號彼蒼老淚傾如水

七言古詩

頭流山

歲甲寅家君作咸陽宰咸卽頭流餘脉趨庭
之餘試一登茲山寓目競秀爭流之地余志
也世冗纏縛久違仙賞南望靈區恨無由膺
生羽徒悒悒有日伯父適自咸陽袖一篇出

眎乃頭流歌也讀之終篇恍如峯巒溢目煙霞滿空欹枕吟咏睡睫朦朦夢到一山山奇而壯水清而激氣象萬千殆不可爲狀俄而遽然覺乃一枕上夢遂起而記

昔聞方丈山浮在金鰲脊煙濤隔渺茫終古信難覲何年夸婦弄神斧割移峯巒驚海若驅巖走石壓厚坤千嶂萬岫奇奇怪怪兮形勢蜿蜒而磅礴茲山秀拔竦處尊俯視萬里兮杯捲渤海兒孫秦嶽偉哉造化翁之豪縱也燁如晴天之散花雄如深林之虎伏控海跨嶺不知其幾百里兮列邑暮布枕其脚連峯

疊巘崢嶸而突兀兮天上星辰手可摘層崖絕壁環擁而幽邃兮秀氣蔥蘢凝紫碧飛泉噴薄石溪吼白日雷霆驚萬壑名區處處佳可賞寶塔琳宮湧山谷藤蘿蔽日石路細去來遊人攀石穿林迷所適天王峯般若峯峯上五月冰始消花卉晚榮而紅碧兮黃葉先秋落母子巖巖最高俯視人間霹靂嬰兒哭鶴巢菴鶴巢菴中有老僧屨舄向皓首兮揮麈談經窟曠旭桂樹蒼蒼竹實離離兮時有五色飛來雀瑤草萋萋琪花灼灼兮日暖蒼崖眠白鹿日月之臺嵯峨峻拔削如掌借問雷斧鬼斤經營爲誰鑿最是絕頂

可望不可到古老相傳真仙之所宅
鸞輪羽蓋往往而來遊兮赤城
山子滄洲客我欲往造乎其間自非
身具羽翼那得躡仙跡心怡悵望頭
流頭上日月流水促清溪昨夜夢身
化青田鶴翩翩羽衣輕清風駕兩腋
飛上頭流上上峯東挹扶桑之朝光
西挹昧谷之暮色宵襟灑落極遐眺
萬象森羅供遠目獨立層巖發長嘯
元氣鴻濛宇宙窄玉沙珠潭瑩澈而
無底兮洗盡胷塵十萬斛青鸞飛舞
而翱翔瓊桃亂落而芬馥仙之君兮
笑相逆慰我久滯人間譎飲以瓊漿
一杯復一杯握手共說三生昔君身
倘非有仙骨此

地此遊君何得玉編丹書授我再二
讀紫府他時畱一約遽遽蝴蝶倏化
而爲周兮覺后煙霞滿枕席仙山如
此久未往應是仙壇舊侶招我歸來
速回首乾坤落花忙古往今來真一
刻吾胡爲乎在人世爲歌頭流歌數
曲頭流山山萬重願一登臨望八極

哭李國卿

家在五里間我往君亦來時時倒家釀
日暮不知回如何玉樹姿埋沒蒼山
隈堂中無復主人在竹園蕭蕭殘日
頽

五言絕句

詠劔

手把龍泉劔橫行天地中歸來謁天子萬里煙塵空

送人口號

客路青山外行人綠水邊一尊分手處回首意茫然

曉起

曉起青山雨山深幽鳥啼桃花千疊浪春色在前溪

嘲楊雄

漢代楊居士人賢我不賢還將草玄筆老作美新篇

次舍弟韻題雷金汝謙詩案

石逕穿雲入山花隨意新徘徊仍獨酌有酒恨無人

漢陽春望

二月長安陌春風百萬家霏霏夜來雨催發滿城花

秋懷

屋角涼風起庭前白露團西方美人遠何處玉樓寒

在金吾作

昨夜夢爲鳥飛飛滄海濱朝來僂化我何者定爲真

道中

行行復行行竟日行在道借問道上人何如山中老

寄金子益

問爾蘄溪翁溪山重幾許應嫌世間人來訪雲深處

又

止謗誦不止逃名名亦隨何如昭文子無成亦無虧

寄敬仲

仲弟

天長狄踰嶺月滿受降樓家山渺千里曾憶少遊不

次舍弟韻

綠竹凌霜節紅葵向日心洛陽春色裏桃李滿城陰

和養牛吟

大澤蛟龍蟄秋郊鳥雀肥天寒日已夕吾與爾同歸

又

爵祿不嬰念飯牛牛自肥耕餘眠草久日暮徐徐歸

七言絕句

七夕長沙蓮堂呼韻

雲間缺月向西斜水面新荷正吐花風露滿身眠不
得夜來殘暑已無多

可歎

終南斜日暮煙橫歎息人間事變夏桂籍忝名非我
志早歸南土及春耕

觀試後還鄉

來無所事去無戀泛水虛舟出岫雲多謝世間名利
子善為調護佐明君

其二

平明策馬出長安行李蕭然竹一竿從此世間無所用
春風歸釣子陵灣

有歎

以無爲有有爲無莫黑匪鳥莫赤狐千載獨稱徐孺子
孰如其智孰如愚

夢得數句所記只一句因而足成之

白雲如帳掩山深明月隨人到竹林彈罷玄琴仍點
易阿誰料得此時心

有歎

紛紛舉世逐春華桃李連陰渭水涯山中獨有凌霜
栢寒不凋零暖不花

寄敬弟

三逕已荒草屋欹問君何事賦歸遲灞橋南畔梅應
早須及前村臘雪時

寄洛中諸弟

春到江南客未回山茶落盡野梅開林扉寂寞無人
管煙鎖溪邊舊釣臺
旅食東華久未歸春來猶着臘前衣故鄉千里應回
首月滿前溪草沒磯

無題

守靜年來志復初，青山無地不安居。世間軒冕渾閒事，一片浮雲點太虛。

金吾蒙放歸贈人

三入黃沙竟見原，放歸田舍亦天恩。臨發忽逢關令尹，愧無道德五千言。

在金吾次舍弟見贈韻

疎蹤浪作世間行，九曲羊腸步步程。繹綫亦從軒冕出，一生勞碌坐虛名。

蒙放歷靖陵齋室見士敬益梅仍次韻寄

之

騎牛歸客幽東華，喜見山齋未臘花。仙葩不合紅塵子，健步須移處士家。

次雲卿韻眎敬弟

倦鳥歸雲摠我情，新開竹牖向陽明。江湖日日多風雨，分付舟人莫浪行。

次雲卿夢登鷲嶺絕頂韻

吾君心骨十分清，昨夢蓬萊頂上行。回望齊州人盡醉，世間何者獨爲醒。

書眎擢孫

吾年不惑有三值汝周歲初度羅雜玩具觀
所取巖然有巨人氣象將大吾門閭以待汝
車駟不但暮年置膝以爲含飴之弄而已韓
山郡西數斗畝卽余襁褓日奉受於王母廟
承王父遺意者追惟疇昔不覺執硯而流涕
今以遞授汝祖傳孫孫傳孫亦傳家一段盛
事汝慎毋若魏稠賣徵舍然亦毋傳外姓孫
世給主祀者永作雲仍青氈仍詠一絕寫諸
紙端後之嗣續者可無墜也

憶曾王父錫余田亦若吾儂視汝然祖以授孫孫受

祖永期來歲作青氈

次婦翁嘲栽牡丹韻

此翁忘世又忘家較却無涯等有涯暖寒榮悴都成
幻一任天公賦萬花

次書堂強字韻

薄相元非食萬羊田園計活但芋薑安安已息胷中
戰齒髮雖衰志則強

次舍弟韻

夙夜惟憂忝爾生我無良教愧爲兄今宵泥酒忘溫
克念昔先人坐到明

我曹寒素本儒生，豈意簪纓并弟兄。
歌以咏懷詩述意，此身期不負神明。

咏松次韻

安居宴息享高年，豈獨吾人物亦然。
最愛蒼松邱壑裏，不要樛棟自參天。

次寄俞公佐

玉堂金馬本非緣，閒臥滄江作醉仙。
無何世界皆吾土，莫把塵紛到耳邊。

無題

早竊虛名到暮年，都由強作豈天全。
亦知蹈海非高士，至道元來貴自然。

士至道元來貴自然

五言律詩

宗室花城宅次洪僉樞韻

午睡昏昏罷虛簷，鳥數聲客從城外至。
舟在渡頭橫柳老，初成暗花殘已減。
明一尊相屬處，賓主兩忘情。

雨後戲贈友人

雨後清溪上，欣然一笑同雲歸。
山影裏人語水聲中，酒盡西湖月歌傳。
北郭風襟期有所，扪閒弄嶧陽桐。
渡竹津望家居有作

我有青山宅，平臨鎮水濱。
草堂依樹在人語，隔江聞

風捲西郊雨帆投別浦雲相逢似相識閒對白鷗羣

前溪

為愛前溪水無風徹底清流時看妙用靜處識虛明
息浪天容淨觀瀾道體呈莫云千派別初自一源生

夜坐

寂寞空齋裏殊方獨客愁壯心頻覽鏡羈思懶登樓
露滴黃昏月涼生碧樹秋沉吟達明發無酒可遨遊

謁從容堂

一死從容後千秋義烈聲丹誠懸北闕遺恨在南兵
古廟寒煙碧空壇夕照橫男兒慷慨淚今日為先生

敬次伯父韻

家在大泉與岐浦接伯父用
兩村號賦詩故謹和其意

境勝天開浦原平地效泉岐通人共湊源達海相連
鍾氣諸兒秀涵祥百祿全永將堂構業付與後昆傳

登科後還鄉作

昔年題柱客今日掛冠還借問乘龍貴何如友鹿閒
姓名紅紙上心跡白雲間宦海多風浪歸尋舊釣灣

題李君美花山小築

偶携青玉杖行到翠微巔竹裏疑無地松間忽有天
劖巖開小築縈澗作澄淵問爾桃源客肯容屋數椽

次子誠

第三
弟韻

養拙真吾道林居接翠微
境幽空迹世亂貴藏輝
菊砌花猶在桃蹊葉盡飛
風塵多少事天地一荷衣

題儒林傳後

闕里微言絕秦坑義路蕪
講詩紛立戶傳易互殊塗
買櫝非真學啖糟是諛儒
立言頗正大僅言董江都

暮歸

倦客投沙岸羸驂帶夕輝
湖中山遠近雲際樹依微
水涵魚龍蟄天寒鴈鷺饑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翰苑不應講就詔獄作

落月映寒曉巖霜透北扉
海禽那識饗山鹿謾遭韉

素志無通塞虛名有是非
何當叨惠渥歸逐鴈南飛

在金吾念內病

繹綆身千里柴荆海一邊
家鄉疾病念日夜死生懸
反怕書中報聊寬枕上眠
歸期猶未卜遲速任蒼天

贈尚州使君弟

渺渺商山道翩翩五馬征
克寬安巨室加惠撫殘氓
所賞休休量母勞察察明
家庭冰蘖操今日勗君行
龍鳳寺次金德而韻

晚入青山裏登臨古寺樓
天空雲萬里松老月千秋
鍾動僧初定梵殘夜轉幽
題詩和白雪把酒雙淹留

興德道中遇雨

數年湖外路三度雨中過細細初沾袖霏霏漸滿蓑
暮雲迷遠樹春水漲平沙策馬投田舍前林已夕鴉

贈別敬季燕行

栗里黃花節燕山白草程幾年匪風患今日飲冰行
雪滿荆卿市天寒孤竹城臨歧無限恨不獨弟兄情

贈舍弟東萊伯

邈彼東萊府鯨波接島巒風帆朝暮事霜刃笑談間
緩遠宐存信防微在折奸邊烽倘可息早入玉門關
詠新泉贈塔姪

寒泉卽我里爾亦得新泉本是同源禹元從一脉連
餘流終混混初發始涓涓會見朝宗海何須止作淵

七言律詩

錦館樓偶吟呈同遊諸公

長江環轉錦城頭突兀臨流聳翠樓才子登筵歌白
雪羈人懷土賦清秋青山向暮含斜日賈客隨潮上
晚洲携酒何時乘興去滿溪煙月載漁舟

閒中寓言

歛跡巖林斷往還夢魂曾不到塵寰堪羞素食居黃
閣自喜青雲遠碧山陋巷簞瓢顏氏樂南陽耒耜臥

龍間年來憤見風波起巫峽瞿塘思人間

次贈李季涵辭

年來抱病臥漳濱鬱鬱窮愁久未伸海內恨無知己
士尊前喜得謫仙人清談坐到三更月和氣凝成一
座春滿酌香醪須盡醉青山明日隔紅塵

次堂叔詠敬弟占魁之作從伯叔已卯占魁敬弟丁卯又占魁故鼎

內及之

吾家奕世煥榮光夏喜仙葩屬二郎卯歲重回題鴈
塔豹文初變動鵝行日邊高展青雲步筆下將看白
雪章前後魁元相繼幽祖先遺德可能忘

贈敬弟要和

一場塵夢罷邯鄲釋褐初年即掛冠簾外晴光山入
座廚中珍味蟹登盤東華消息君休問南畝棲遲我
所安堦有黃花尊有酒不妨隨意醉蒲團

次趙使君咏牧隱遺跡韻

牧老當年擅大名祇今遺蹟在鵝城信知清淑山河
氣孕幽魁奇宇宙英邑子猶傳王蠋里行人尚記仲
舒塋乾坤易位心無貳永激千秋烈士情

寄扶安使君金士興扶有邊山號小蓬萊

角巾歸臥鎮江隈門掩秋山畫不開三逕正憐黃菊

在一壺誰遣白衣來身於邱壑百年足心已風塵萬
事灰稍喜故人分竹近明春試訪小蓬萊

次舍弟子誠韻

靜中幽趣寄松菊厭聽塵寰事事新身世祇堪容一
壑聲名何用動千春平生願學陶元亮晚節仍爲鄭
子真與汝林居殊未失迷津顛覆幾多人

和沃溝趙使君幼亮漆米寄贈韻

湖海飄然任去留晚將吾道付滄洲風塵路隘皆危
竅水府波恬卽順流萬事祇知魚鳥樂百年寧有網
羅憂鈴齋長夏應多暇須訪山陰辨勝遊

送敬弟赴咸平任所

舞罷高堂五馬鳴雙申庭訓勉君行養占志口方稱
孝廉信妻孥始謂清論事慎無膠已見審兄端合得
民情況聞早曠咸爲甚要在心小子視氓

敬次伯父韻

時以翰沐不應
講就囚交歸

亾羊書奕摠同歸思入玄天轉窅微已覺軒裳同弊
屣肯教塵土污荷衣心齊物我忘臧否志斷君民任
瘠肥身在樊籠神獨往夢中還作白鷗飛

復次俞公佐江亭韻

去來安肯受招麾進退行裝自有時千澤恥從蟻蝨

附還山閒有鷺鷥期朱門縱貴元非樂白屋雖貧亦
不悲成毀紛紛何足較此生無慮又無私

第一句一作遇坎乘

流各有時第二聯物外今成
漁子約尊前寧顧尚書期

偶吟

跡非堯是不須爭毀譽由來亦強名絲染青紅隨異
色路分南北任殊程休將刀尺裁長短何用權衡較
重輕忘世忘人無繫着這間心地自寬平

又

爭利爭名俱是爭笑他趨利又趨名已營林下數楹
屋肯幽人間一步程水有濁清清或濁山無輕重重

還輕紛紛世事何須問瓜圃唯堪學邵平

又

小山叢桂翠團團山下幽棲窈且寬物外閒田皆樂
土世間平地即驚湍韋編晚歲須三絕陋巷經旬任
九餐自媿題名紅紙上白駒空谷晦身難

冬至日歸家

凍律生陽暖死灰 聖恩寬大網恢恢天時冉冉日
南至歸路迢迢漢北回白蟻槐安塵夢覺青牛函谷
客鞭催黃昏漸喜家山近釋子開門待我來

贈別使君弟之江界

梁山風雨泣餘生，緋玉新膺寵若驚。勉汝忠貞先考志，嗟余行役老兄情。廉當律已思絃直，寬以治人戒水清。蕪櫟接壇邊事重，更須努力慎經營。

書懷

草屋蕭蕭鎮水陽，北窓終日臥羲皇。名雷百代將安用，酒過三杯也不妨。棄世君平人亦棄，忘機海客物俱忘。山中計活耕田足，底事營營卯酉忙。

次舍弟書堂韻

天賦吾人不減增，如何善惡許多層。龍猪本自詩書判，舜跖須從義利徵。雲谷樞衣誰似蔡，杏壇傳道獨

推曾入山結宇，非開事唯願提撕養智能。

金監司

時傑挽

昔余識面楓溪上，仍幸比肩蓮籍中。斥鷃雲鵬趣雖別，黃鍾牛鐸聲相同。纔敷棠惠被南國，俄化箕星歸碧穹。他日山陽鄰笛裏，可堪揮涕向西風。

次舍弟灣尹韻

秋雨蕭蕭夜未晴，懷人不寐到天明。風淒澤國疲驥老，霜落關河旅鴈橫。雲樹重遮千里目，月波分照兩鄉情。何時獲遂班生願，棠棣花前會弟兄。

遂初堂閒詠

新闢池堂號遂初客來問我意何居平生臭味陶元
亮中歲科名董仲舒塘有芰荷安返服門無車馬且
看書曲肱無復人間夢一片浮雲照太虛

又

晚歲優遊亦一初蒼松翠竹繞閒居心如枯木無生
死身似浮雲任卷舒尊裏滿斟留客酒案頭時閱占
農書世無知我心無悶靜養宵襟自在虛

贈別灣尹弟

西門鎖鑰接腥臊昆季年年歎獨勞要以雨霜綏獫
狴肯將冰玉汚脂膏燕山北望中心怛鴨水東流客

意滔他日相思何處是統軍亭上月輪高

鴨綠以西虜騎臊新膺 聖簡爾賢勞長槍擁壘森
兵衛肥肉登盤飮膳膏報國誠心常耿耿禦戎才略
更滔滔臨分欲贈龍泉劍劍吐虹光萬丈高

別北伯弟

天界山戎鎮白頭肇開屏翰護青邱六州便是東搶
路 九關新分北顧憂化被凶頑唯信義固吾疆圍
在謀猷關門鎖鑰行應勉祇願生還定遠侯

送人赴邊任

世間榮辱摠堪驚此去雉城幾日程塞上山從胡地

起嶺頭人向半天行危途叱馭忘驅義異域加餐增
別情莫遣音書湖外隔秋來白鴈盡南征

從叔父扶餘公以孝行卓異加 贈吏書詩以

敬賀

唯公懿德出於天百行之中孝最先情迫鞠凶輕一
指痛纏幽隧守三年邦人景慕高山仰 聖主恩褒
紫誥宣瞻彼華堂遺扁在永將彝則子孫傳

贈別敬季燕行

西風木落暮江濱叵耐停觴送去輪華夏古今時世
變弟昆前後別離頻君行杳杳二千里我思淒淒十

二辰王事既竣歸莫懶韋家花樹隔年春

李判書

秀彥

遷葬挽

惜不愍遺恨彼天典刑猶記十年前波濤蕩瀾持心
整雨雪霖霧勵志堅才合調元纔八座言能輔世遠
三泉呼嗟伯道終無嗣扶輓何人再向阡

肅宗大王挽章

聖道巍巍蕩蕩然垂衣四十有餘年克勤睿學居無
逸咸秩明禋禮罔訾仁澤及人懷赤子誠心反已對
皇天仙遊忽陟蒼梧駕窮谷澗山淚雨懸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一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二

疏章

辭侍講院說書疏

伏以泥塗隸臣粗習觚墨之藝曾在己巳濫竊科第
庭對前一日即賓廳會議之日也其日有內官拿獄
之 命中外涵涵皆謂今日之議爲 中宮事而會
議諸臣日暮始退 筵說秘不傳如臣鄉曲疎遠者
攀問無階翌曉隨到應試而幽始聞有 坤宮廢黜
之 命於斯時也乾坤震蕩日月晦蝕婦孺輿僮之
賤亦莫不號泣於市道則揚揚 殿庭自以策名爲

榮者雖非臣素志而事出倉卒遂隊而入初不能詣
車自廢以伸臣子之分義又不能叫閣力爭庶幾
天心之一悟不忠之罪尚何逃哉自是臣撫躬訟過
中夜亦惕對人駢顏不敢與凡夫齒自分永辭 朝
端遠屏荒野執耒以沒世冀或小謝前愆若其洗去
重巖復立於士君子之列則非臣所圖也不自意
天地寬大山藪藏疾春坊 寵擢之恩亦及於負累
之臣臣承 命震駭益無以自容也臣仍竊念國運
不幸世道晦昏夔倫斃喪士氣沮鑠扶植綱常誠今
日第一先務則懲礪之典當自臣始而不惟不加之

罪乃反 寵之以華貫臺端執法之臣亦無駁正之
論其何以服人心而勸一世乎矧今我 王世子天
姿克凝茂德孔彰冲年講學正如日出之陽輔導成
就之責亶在宮官必選端良俊彥忠孝兼備者方可
以左右交修而如臣澆恣無恥者亦側於其間則不
但 宵筵諸僚羞與爲伍亦有乖於輔養 春宮之
道伏願 聖明亟刊臣名於朝籍仍書臣罪於丹書
俾安愚臣之微分以張 清朝之公議不勝幸甚抑
臣區區私情尤有萬萬闕迫者不得不冒死陳懇伏
惟 殿下哀憐焉臣以首乳之子受愛於父母父母

依臣臣依父母在父母膝下未嘗累日曠違况臣父今年六十有九臣母今年七十俱以衰齡疾病沉篤委頓綿綴轉側須人奄奄難保之狀已如八九十者苟不調節藥餌晨夕扶護則無以延晷刻危急之命人子情理豈忍暫離臣有三弟俱忝科名奔走供職在家日小家居養老者只有臣一人竊附於古人為親乞身之義以為終養之計 殿下生成之德覃被於草木昆蟲之微則臣之情勢在所矜憇况聞 國典民有四子者三子隸於軍籍則例給一子侍丁今臣兄弟雖不肖猶可與此輩比并臣父嘗側於侍從

之列與村閭凡老有異則獨不用一丁之例俾遂終養之願予臣顧念生我者父母也育我者父母也春輝未答夕照如飛君恩猶可再酬親年不可復得臣若徒知爵祿之為榮而不顧父母之養則是前日不忠之臣今又為不孝之子也 殿下亦安用不忠不孝之人以累 清明之治哉伏乞 殿下俯察微臣身身之情特用 國典侍丁之例許臣終養救護病親則朝夕藥餌之供莫非 殿下所賜也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負犯既重 寵命太過撫己省愆仰愧俯忤
不敢冒叨露章請罪兼陳區區身身之情冀遂終養
之願而微誠未格 溫批反加至以勿辭上來爲
教臣惶恐戰慄益不知置躬之地也臣本以章句腐
儒深指於博士之業學短詞蕪而既竊僥倖之科過
大行虧而又叨湔滌之 恩天書降耀於葦屋華駟
待乘於華門此臣平日螢窓之所不圖也如非病風
喪性者豈不欲拭拭瑕痕勉策駑蹇爲宦道榮進之
計而顧念臣父所抱之疾非朝夕可瘳之症少患風
痺源委已深中歲以後轉入危域每值節換之交症

輒加劇至於今秋則痰火挾升毒痢重發委頓床簀
氣息奄奄有頃刻難保之狀加以臣母積年痰厥之
症添篤於觸暑之後胃膈壅窒有時暈倒家人顏面
亦不辨誰某臣侍湯藥夙宵憂灼方寸交亂者今已
月有餘日而承 批之久亦過數旬矣臣嚴畏分義
欲趨 朝命則親病日篤恐抱絕裾之恨苟循私情
直叫喉司則 禁令新嚴亦無籲情之路臣之進退
誠不知其所由倘或賴天之幸病若小間則擬達京
城近 闕之地仰請稽 命之罪仍伸終養之懇而
一日二日病益添重醫治罔效危在朝暮人子情理

不忍暫離百爾思量斷無就道之期虛帶職名已歷
時月久妨賢路理宜自劾不得不冒死復籲於天
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俯賜矜惻特鑄臣職俾守
病親專意救護千萬幸甚臣仍竊伏念人臣事君如
事其父迫於私情雖不得舍親而適 君揆諸分義
亦不可含默而負 君是以獻芹一念不遑恤緯略
暴所懷附陳辭章之末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竊惟
天下 國家之命懸於儲貳儲貳之賢繫於輔導之
善不善而他日之安危判焉是故養 世子不可不
慎也今我 王世子聖質夙成令聞早彰萬姓歸心

四方延頸寔我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而但念師
傅之官未有教喻之實左右之臣徒陳口耳之講數
刻書筵音釋纔訖則恆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
其何能諭諸德而歸諸道也凡民有子猶請一先生
教導之先生如不肯則竭誠盡禮必致而後乃已今
者非不旁招山林經術之士以爲輔導之官而徒糜
爵命拘以虛禮 上無必致之誠下無幡然而至者
亟丈之席尚不延一先生養良知良能以成德器臣
恐 春邱火燃泉達之心熄於深宮十日之寒以
殿下超世之智反不及於凡民之教子何也至於僚

屬爲任不輕必須忠孝端良通明經術者方可以膺
其選而今也不問其行誼不論其學術循資而輪擬
如臣懵學亦且混竽於其列猥雜莫甚焉而況今之
任是職者朝除夕遷視若遽廬悠悠逐隊泛泛循例
而已如是而能輔導者非臣攸聞也倘能汰斥如臣
之不肖擇其人而久其任刪去繁禮常侍左右起居
與同出入與諧討論經傳薰陶德性開陳義理隨
事規諫則其爲輔導之益夫豈曰淺淺哉臣抑又聞
之宋臣呂希哲有言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
友而能有成者小矣蓋凡人之學必外受於師內資

於父然後方能交修其德業而至其耳濡目染朝夕
觀感則得於父者爲尤多何者人之至親莫近於父
子父者子之所視也父好色則子必溺於色父嗜酒
則子必湏於酒父好貨則子必習於奢父好刑則子
必狃於殺父好獵則子必淫於獵故古之善教子者
不獨擇其師誨之必於其身乎慎所以觀感者然則
今日輔導之責雖在於賢師傅而宮庭教養之本
則不可不反之於殿下之躬行也何況幼穉之時
志慮未定學業未成故得於書籍者淺驗於耳目者
深難曉起居之際燕閒侍奉之間想多薰灌漸化之

力退而視聽言動不越乎 殿下之準繩則 殿下
所爲 世子必則焉可不慎哉嗚呼以大禹爲父則
啓承禹之道以文王爲父則武紹文之謨臣未知
殿下貽燕之方比禹文何如而其於大學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之術如有一毫不慊則亦非所以垂憲
後嗣之道也伏願 殿下加意焉臣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辭司諫院正言疏

伏以滓穢賤臣素昧名義曾在己巳年間猥忝科第
急於進取洎忽赴試終未免爲黜倫敗教之一罪人

竊伏田廬惟俟清議之澄汰者已有年所往歲諫院
之 啓揭名教伸輿論辭嚴而義正其曰初赴 大
庭恬不知感者寔爲臣罪之斷案其日之操觚分占
臣與同榜諸臣小無異同而臺章之未稍區別誠非
始慮之所及到今追思愧汗浹背浚訟處義無狀自
分爲 聖世之棄物抑可以從今小補過者迹謝
朝班身屏荒野飯蔬沒齒爲杜門省愆之地而已若
乃湔滌重巖檢舉仕籍則不但臣之不自期人亦不
期於臣也乃者 天地包荒之量寬恕於衆所共棄
之中薇垣 寵擢之恩先及於過大行虧之臣臣承

命震惶益不知措躬之地也臣竊伏念人主之所以
礪世而懲人者名教與刑章也名教晦而清濁無下
則人不人刑章紊而罪罰不均則國不國已巳一榜
初無彼此之別而全榜之人尚輒清道臣獨猥占華
貫榮顯自如不惟微臣私義之不敢晏然論以邦
憲罪同而罰異 朝家處分實有輕重之偏其何以
礪一世而懲人心哉顧茲所叨之職地清而任重如
臣蠢愚雖無負犯尚不可濫竊何況冒恥蔑義身名
大侈則臣何敢以罪爲寵揚揚於清顯之路哉臣身
負重累念絕當世衡門華戶是臣畢命之所凌不可

抗顏 朝端玷辱名器伏乞 聖明削臣之職勘臣
之罪仍 命選曹永刊臣名於 朝籍以扶名教以
礪臣節千萬幸甚臣無任兢惶俟罪之至

再疏

伏以臣 清朝之一僇人也負犯既重不敢自齒於
士類席藁私室冒上俟罪之章 聖度包涵不惟不
加之罪仍降以勿辭上來之 教臣跼蹐靡容不得
不大聲疾呼於 天地父母之前矣臣竊伏念國家
之所愛惜者名節也士夫之所砥礪者廉恥也臣於
立身之初急於榮利恬然赴試則名節已壞矣臺章

峻發清議方伸同榜諸臣尚阻榮塗而臣以罪同之人冒膺於華選則廉恥亦喪矣既壞其名節又喪其廉恥身名污蟻無復餘地尚何抗顏於覆載之間乎罪累踐蹤屏伏田廬追省宿愆昨指無及晚節自靖之道惟在杜門訟過而已釋褐以來累違 朝命前後就理至再至三者實出於悔過自訟之意今若貪榮冒進并與區區自訟之意而失之則從前自廢反爲媒爵之歸其於國人之唾罵何自叨誤恩私殞越逮承 溫批尤增惶蹙罪名既大公議至嚴雖被萬戮終無苟冒之理伏乞 聖慈亟削臣職以清官

方以安私分千萬幸甚抑臣私情尤有所萬萬憫迫者臣於六七年前獲陳終養之疏雖未得準請 聖明想已俯諒矣風樹不靜俄遭愍凶茹荼之痛猶纏心骨幸有偏母相依爲命年紀之衰老比往時尤加矣宿疾沉淹氣力綿綴委頓枕衽轉側須人桑榆晚景理無遠照臣侍湯藥不忍暫離乞身終養乃臣之至願也倘蒙 殿下之所矜惻 特命選曹永刊臣名俾守母病專意救護則微臣終孝之餘日莫非殿下所賜也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辭司憲府持平疏

伏以罪累賤臣杜戶訟愆自分喫糲茹蔬沒齒田畝
從前除命出於匪望省循愧懼若隕淵谷逮蒙
恩遞私心小降竊幸病樗朽櫟永棄於窮山絕壑庶
不復滓穢於朝廷不意栢府新命又降於蓬華
罪廢之中臣驚惶震惕不知措躬之地也方今名義
昭揭彝倫復敘一脉清議砥柱頽波則如臣重巖之
蹤固不當玷名器而羞臺閣臣雖欲屣屣揜瑕貪榮
而冒進其如一世之公議何哉况臣區區私情尤有
所憫迫不得不大聲疾呼於天地之前矣臣有病
母年迫八旬早嬰奇疾老愈沉篤恆委床褥動止須

人加以涼燠節換之際調攝失宜泄瀉痢咳唾一時重
發飲藥輒吐對案亦嘔精神昏瞶有時暈倒奄奄之
勢如日之下山真元大脫莫保朝夕臣夙宵憂惶方
寸煎灼人子情理不忍遠離旬月之內斷無就道之
望瞻望天闕只有涕泣伏乞聖慈永刊臣名於
朝籍仍許終守病母專意救護千萬幸甚臣無任屏
營惶悚之至

辭副修撰疏

伏以草茅賤臣濫通華顯羣累既重疢疾轉嬰分甘
填壑念絕斯世未嘗一日立於朝亦未嘗一言貢

於國蟄伏田畝殆同未行之女子前後恩除動輒控辭而格例所拘再不得陳籲私衷悶迫席藁俟謹而已日者筵臣論臣情迹而特下與從官有異之教蓋所以體念裁量為微臣曲為之地也再疏之路庶幾開許而畢竟為喉司所阻格虛帶職名坐待其自乾落通慢之罪益無所逃課罷未幾恩敘旋下玉署新命又及於病伏之中臣兢惶震越不知所以容措也臣之不能從仕之狀儒臣已陳之聖上亦察之而猶且收名不置無乃以名器為戲乎目今查使生稷邊憂多端奸徒樂禍偽書惑

衆國家先務固宜蒐訪才俊聚會精神俾嘉謨嘉猷日陳於黈纆之前而不此之圖反以瘞廢幾死者備數於經幄之邇列若使芻覘者聞之不亦笑朝廷之無人乎况臣賤疾已積年所齒踰六旬氣血俱竭痛纏五腸心火轉盛今於閱月沉綿之際又見賤息之夭折悲號過傷夙症層加頽頓床席轉側須人飾巾就木特朝暮間事耳聖恩如山殘命如縷酬報涓埃既無其路瞻望雲天但有涕泣伏乞聖慈憐臣哀鳴察臣篤疾亟許鐫刊更勿檢舉俾令牖下危喘安意就盡則亦天地父母之賜也臣

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辭副修撰疏

伏以臣田畝間一逋臣也才性鹵莽老益昏謬疾病
沉淹轉入骨髓喉中綿息自分朝暮就木而 聖渥
偏隆前後稠疊半歲之內三降玉署之 命臣承
綸悸慄若隕淵谷臣竊念詞垣之職非冗官也非散
班也朝夕 經幄密邇 龍光揚確道義潤色 絲
綸則是何等極選是何等重任而檢討一窠長爲病
身之虛銜 國家建置之意豈端使然哉臣之病廢
實狀國人所共知而銓筆苟注 聖點例下至使街

童巷卒指點而竊議之曰是夫也瘠羸且死矣 朝
廷無人乎何 收召不置也此固論臣實際語而其
所以羞辱 聖朝貽笑四方不亦大乎臣之從前控
章滿紙病錄今又塵瀆極涉猥越而凡有疾病必呼
父母則雖被 重誅安得不大聲乎臣之積年痼疾
轉成心蠆時或狂叫倒地駭人視聽加以秋夏之交
尤不能善攝陰陽交寇敗症百出胃飜痰壅昏不省
事醫藥技窮日就漸盡之域以此症情斷無承 命
就道之望矣臣景迫桑榆病在膏肓雲霄邈邈江漢
迢迢瞻望 九闕涕淚交頤伏乞 聖慈特賜愛憐

亟許鐫削臣職俾獲安意歸盡則實 天地父母之
賜也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狗馬賤疾日就沉篤猥陳血懇冀蒙 鑄免
而 天鑑不照 溫批反降臣席藁惶灼自不覺冰
炭之交懷也臣生長世祿之家粗識君臣大倫亦從
諸君子遊嘗聞不俟駕之義豈敢虛飾僞病偃蹇私
室自陷於褻 恩慢 命之罪哉誠以痼疾在躬死
期將迫有萬分難醫之症無一毫可強之勢故也臣
病蟄田廬積有年所長委枕衽未能庭戶與鬼爲鄰

罕接人面遙瞻 九闕如隔萬里難以 容光之照
或不能俯燭矣即今症情有加無減前之驚悸癲狂
者今則厥逆矣前之鬱冒迷罔者今則悶絕矣日添
一日漸就澌頓心火上衝真元耗竭頃刻之間慄慄
有溘先朝露之憂未死之前酬 恩無路結草之報
惟在九泉之下矣伏乞 聖慈亟削臣職仍 命選
曹叟勿檢舉俾令危喘安意就盡千萬幸甚臣無任
戰慄祈懇之至

辭司憲府掌令疏

伏以臣病貼床第朝夕慄慄虛帶官銜已閱五箇月

矣自從再疏之見阻於縣道也身病既無起動之勢
辭疏亦無 上聞之路情勢悶迫不得不貴疏直呈
而喉司亦以越倒退却臣進退路窮祇俟鈇鉞之誅
矣不自意相府 新命又降於席藁之際臣驚惶震
隕益無所措躬也臣竊念君臣之義至嚴至重 君
命名俟駕不行非臣也托疾不赴非臣也然或有沉
疴在體斷不可應命者則宐 許再三陳情俾伸臣
子之義而顧臣狗馬之疾日就奄奄亦未由哀鳴而
仰號焉再疏勿捧之令豈爲如臣癯廢者設哉日昨
再上之疏非假飾也非占僂也披瀝肝血冀有以

垂恤賜免而終未得陳暴於 天聽以牖下垂絕之
殘喘畢竟爲僂蹇 君父之歸臣之崩迫抑塞之情
到此而愈感矣大凡 國家建官設職之意非以爵
祿顯其人而已言責官守各任其職賢者用而不肖
者捨之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之若昏耄疲癯不敢供
職者非所與議於其間也今也不然用其不當用不
捨其所當捨至今篤疾之臣亦廁檢舉之籍此官所
以日曠國所以日卑也况三字之銜尤詞翰清切之
選非人人所可僥冒則臣之混竽於其列不亦濫乎
仄伏聞 玉候違豫方在靜攝之中揆以分義固當

渴蹶趨 候而臣之即今病狀轉入危域昏眩窒塞
有頃刻溢盡之勢瞻望 宸極隕涕如瀉今若衷情
未暴職名猶糜則未死之前恐無申籲之日伏乞
聖慈曲加哀憐 特鑄臣所叨憲職及新抄別銜且
治臣前後違通之罪以安徽分以肅 朝綱千萬幸
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司憲府執義疏

伏以臣積釁負辜之一累臣也往往在去年冬 聖候
違豫閱月彌留藥院移設舉朝憂遑在外諸臣咸造
京輦臣以一介疎賤身帶憲職義當竭蹶趨 朝爲

晨夕起居之計而臣素患宿疾觸寒重發症情危篤
轉側須人終莫能扶曳就途少伸臣子之分義席藁
私次惟俟鈇鉞之誅臺議太恕罪止遞職臣反已懷
慚杜戶省愆不敢齒諸恆人私竊冀名不登仕籍身
不繫 朝班畢命溝壑可幸無罪而不意栢府 新
命下降蓬華臣驚惶震惕之餘恐復添逋偃之一大
罪戾也夫霜臺執憲職峻而責重非該官庶職之比
糾繆繩愆彰善癉惡上以匡 君上之闕失下以振
百僚之綱紀則惟剛方勁直特立獨行者乃能盡其
職耳矧今泰往否來文恬武嬉憂虞溢目無一可恃

懷襄之灾酷於震蝕蛇豕之警伏於海洋積薪厝火
遇風失枕未足以喻其急握銓秉衡之臣固當先揀
鰥謹石畫之士立於 殿陛俾之爭是非論利害爲
持危扶顛之策而乃反以如臣病廢者充數於臺端
不亦泄泄沓沓乎臣狗馬之齒已滿六旬所抱奇疾
轉益沉痼痰火上衝神氣昏瞶叫號委頓饘飲亦廢
時時窒塞綿息幾絕就木之期非朝伊夕卽今難進
之勢非徒從前罪辜而已臣聞古人爵未及衣緋年
未至懸車而病不堪任職則亦有乞骸而致仕者冀
照此例乞得身命獲沒於先臣邱墓之側是臣至願

也朝露危喘距死不遠他日酬 恩只在於九原之
結草而已伏乞 聖慈愍臣哀顛鐫臣職名仍准休
致之請俾令安意就盡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
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弘文館應教疏

伏以臣之病伏窮廬虛帶憲銜者殆過四箇月矣初
疏承 批義當竭蹶而病情轉劇欲起還仆續擬陳
顛冀蒙 恩遞而縣道守不捧之規喉院阻直呈之
路封章耿耿未由上徹席藁私次只俟鈇鉞之誅而
已玉署移拜之 命又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承 綸

震越若隕淵谷頃者海氛告警邊籌方急在外諸臣
特降催督之 教而既不能造 朝臣罪一也
聖候違豫舉朝憂遑在廷羣僚咸趨 起居之班而
亦未得承 候臣罪二也臣既負此二罪罪在罔赦
而 聖度天大不惟不加之罪蓬華之下 異渥荐
疊臣驚惶感激之餘自不覺涕泗之交流也矧茲詞
垣東壁地望尤別青錢之選非鹵莽所可堪不知
聖明何取於癡醜之賤臣而有此 誤恩之可逮也
臣之才學之空疎神識之昏耗國人之所共知固不
待自陳而狗馬之疾日添而月加真元大脫寢餐俱

廢氣息奄奄有頃刻難保之勢以此病狀斷無就道
之望茲敢披瀝肝血瀆擾於 靜攝之中臣罪尤萬
萬矣仍伏念廢疾家居者非受由下鄉之比病苟危
篤勢難運動則再三申籲獲遞乃已者固人臣自處
之道而今也不問疾病之輕重一疏之外再不許
上聞竊恐 清朝官職由此久曠而在臣子分義尤
有所悶迫者也今臣所抱之疾萬無復起之理溘露
之期匪朝伊夕劃即 賜免更勿檢舉是臣區區至
願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憐哀鳴 特命鐫罷俾令
牖下殘喘安意歸盡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祈懇之

至

辭兼文學疏

伏以臣頃忝館職猥陳辭章引咎請譴席藁恭俟
而天誅不加 溫批反降臣驚惶震惕之餘續擬
號顛仰申前請而再疏路阻轉聞無階只自抑鬱
悶塞而已比伏聞館僚違牌禁直久曠 筵教極嚴
至有催督在外之 命臣以罪衅危蹤加以廢廢漸
頓未能聞 命而即起喉息雖存不如死者久矣迺
者春坊兼任之 命又下於床簣垂絕之中臣捧
綸悚慄益無所措躬矣念茲 冑筵侍講之職有輔

導啓迪之責非端良儒雅才德兼備者莫安居之至
於兼任世尤謂之清選臣何敢不揣才分冒沒承膺
以招鵜梁不稱之譏哉臣之宿累本非微管沒身自
廢早已誓心斂迹荒野倏焉二紀則到今白首義不
當改路况臣狗馬之疾近又添篤叫號轉輾寢食俱
廢痰火上衝縷命幾絕溘然就木匪朝伊夕以此危
凜之狀豈復有致身文石之望哉矧今 玉體受灸
而既未克趨 俟 春殿動駕而亦未由陪侍孤
恩慢 命之罪萬萬難赦矣茲敢披瀝肝血哀鳴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特命鑄臣本兼職名

勘臣前後負犯以肅 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執義疏

伏以臣齒衰而近懸車之年病篤而迫就木之期委頓沉淹長與鬼爲鄰夢寐之外忽叨中丞之 除命臣驚惶震惕若墮淵谷臣於此職人器之不稱疾病之難強朝紳所共知也 聖明所俯燭也直以危喘尚在陽界賤名未刊 朝籍故選曹承乏而苟擬天點循例而誤降至使執憲之重任反作養病之虛窠臣以奄奄垂絕之餘氣曷以致身 殿陛論可否爭是非母負我 聖上耳目之寄也况栢府薇垣亞

席尤別兄弟二人一時並據天道惡滿人心忌盈自分眇福早晚顛隳兩司通避亦有近規則何可諉以在外不早自列小緩終朝之褫哉加以臣之宿病轉入危境涼燠節換尤不得良攝泄患眩症乘時重發痰火上壅真元下陷精神昏瞶寢餐俱廢膈上線息殆無再陽之理豈復有興疾就道之望哉茲敢吐盡肝血哀籲於 闕下之天伏乞 聖慈察臣危衷鑄臣職名仍 命銓部更勿檢舉則臣雖溘盡謹當瞑目而入地矣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辭司諫疏

伏以臣釋褐登朝始逾二紀忝列從班亦有年所
狗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三矣螢窓操觚之志本不期
於高蹈雲衢立揚之願初不異於諸人而名旨之
下前後陳乞未嘗一日立於朝者豈有他哉始焉
名義至嚴不敢冒進中焉私情悶迫願乞終養終焉
踐疾沉篤自分屏廢臣之始終本末不過如斯而已
到今白首之年死期將迫灰心世塗已絕陳力之望
而聖朝猶且記識榮祿以縻之身在田野恆帶華
衮私心愧懼若隕淵谷迺適者薇垣新命又降於奄
奄垂死之中臣奉承綸音尤萬萬惶蹙矣臣之從

前控免雖非一端卽今難強之勢專在於身疾衰齡
夙痼已不須言而前秋別症最關死生半身不遂殆
閱五朔眞元都脫精神迷罔叫號床席作一僵死自
斷此生萬無甦起之路不得不瀝血哀鳴復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矣伏乞聖慈俯諒危懇特許鐫
免仍命選曹永刊朝籍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司諫疏

伏以癘醜賤臣待罪玉署初疏之後再籲無路惶隕
一念只俟惠文之論責而薇垣移拜之命又降於

病伏之中臣惕然而驚蹶然而起益不知置躬之所
矣臣仍伏念今之用人異於古之任職徒事文具不
責實效悠泛延拖一任其瘼曠此前世所未有也矧
今雲漢示警民命將劉剝膚之灾比震食尤切誠大
小臣僚惕慮盡職應天以實之會也如臣衰朽屏蟄
者不堪從宦之狀國人皆知而猶用虛文累縻華貫
至使 經幄論息之職臺閣言責之任恆作病臣之
假銜有若宋朝祠官之家居繫職者然 殿下之朝
廷不幾於日殆乎臣之宿疾已瀆於前後疏章不敢
復塵 清覽而顧今危篤之症專在於風懿喉塞舌

強唇吻不收非特手足之癱瘓而已當暑發炳症情
越添昏仆寢席縷息垂盡以此奄奄之勢豈復有擔
輿就道之望哉况執義臣權慙即臣同胞弟也兩司
通避既有近規雖未能詣臺自列在法當遞伏乞
聖慈憐臣將死之疾察臣應避之嫌 特命有司照
例鑄職仍令選曹永勿檢舉少延牖下之殘喘千萬
幸甚

辭執義疏

伏以臣之前後陳疏非慢 命也非飾辭也誠以痼
疾纏髓鬼事將迫違拒 恩名積有年紀母一哀鳴

添一罪戾席藁私室只俟 嚴誅而已迺者栢府移
拜之 命又降於枕席垂絕之中臣悸恐悶蹙自不
覺繼之以涕泣也目今年值大殺民命殆盡月當純
陰雷變荐疊雖使古直臣補闕而拾遺恐無以回天
怒而濟民急如臣癯醜幾死者冒據三司之列循例
注擬月一易官論事言責之地恆未免癯曠是何任
人之道也是何應天之義也臣之病不敢供職 聖
明想已俯燭而即今危惡之症日加月添陰陽交寇
真元頓鑠手足抽搐關膈不通有時昏塞作一僵屍
未死之前豈復有承 命就道之望哉人有疾痛必

號父母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矜憐亟許遞免俾令
朝露危喘獲沒於牖下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皇穹默佑百靈同扶 聖候彌留之餘延獲
乃瘳之慶百僚嵩呼萬姓鰲竹雖癯廢如臣者亦且
北望蹈舞頌祝南山非特山東父老扶杖而已臣仍
竊念臣之年邁病篤委頓席簣作一僵屍者蓋有年
矣往者 玉候違豫閱歷寒暑大小憂遑無間中外
在野諸臣咸造 京輦臣雖眇末疎賤義當竭蹶趨
朝為晨夕承 候之計而所患宿疾轉益沉痼溢

露就木之期匪朝伊夕終莫能扶身登道小伸犬馬之微誠臣之罪戾擢髮難贖况臣所帶職名已至十餘朔之久霜臺執憲之地尤不當若是瘠曠初疏之後豈不欲續上辭章仰暴危懇而再籲之路既拘於近例自列之章恐瀆於靜攝惶恐踧踖只俟惠文之殫責而迨未有糾警之論無乃擯之以山禽野獸不議其冥頑偃息之罪耶臣之卽今病狀已無轉動之勢前後罪犯合被鈇鉞之誅一息未泯之前莫非臣俟罪之日臣之情勢萬分窮蹙抑伏念往歲 筵中 有與從宦者有異之 聖教故猥將此意往復於縣

道冒昧申控庶冀獲徹於宸聽臣罪到此萬死萬死伏乞 聖慈特鑄臣職仍 命有司勘臣負犯以勵臣工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副應教疏

伏以臣於前月初猥膺 寵命叨忝諫職而病未由就道冒死陳籲冀蒙 鑄遞矣辭本未徹 新命繼降纔移玉署俄躡東壁數日之內 恩除洊降臣惶隕戰慄置躬無地况伏聞 聖體違豫閱月彌雷候班既設舉朝憂遑臣雖瘞廢在野焦灼之忱無間於在 朝豈不欲扶曳病軀忍死趨詣為昕夕承

候之地而顧臣宿疾非一時感傷之比源委既深症
形漸變真元大脫斷無復陽之理秋冬以來轉入危
境手足抽搐精神迷罔數粒稀饘有飲輒吐僵臥床
褥作一未冷之屍豈復有轉動之望哉此時陳病固
知分義之所不敢而即今病情更無餘地溘然就木
匪朝伊夕不得不瀆擾於 靜攝之中臣之罪戾萬
死萬死伏乞 天地父母特賜刊免仍治臣負犯以
之嚴邦憲而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執義疏

伏以臣忝叨 誤恩屢瀝肝血而所上辭本或留院

未徹或在途空還衷情莫暴逋慢徒積席藁俟罪夙
宵惶隕而已不自意數月之內 除拜游疊 徵召
之 命至於三降臣悸恐震惕繼之以涕泣也臣雖
昏蠢嘗聞君子之教人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疾不
寧子不敢言病則當此 聖候彌留之日豈不欲忍
死登道爲近輦承 候之地而臣之所患宿疾元非
醫藥所能治根柢既痼症形漸變半身不遂僵臥枕
席者已有年矣况夏秋以來加以毒痢重之以未
疽痛楚叫號迷不省事自分殘喘朝暮將盡就木之
外更無餘地不得不瀆擾於 靜攝之中臣之罪戾

尤萬萬難赦伏乞 聖慈特鑄臣職仍勘臣罪以爲
人臣慢 命者之戒不勝幸甚

辭侍講院輔德疏

伏以往在上年冬 聖候違豫閱月彌留藥院移設
大小憂遑臣於斯時待罪栢府焦灼之忱與在 朝
無間其在分義固當竭蹶趨 候而賤疾危篤欲起
還仆冒昧陳章冀蒙 鑄免辭本留院五朔始徹
天心曲諒卽 賜恩遞臣惶隕感泣之餘竊自幸窮
山病樗亦霑天地雨露朽根凋柯小延邸中餘日矣
不自意 春坊 新命又降於夢寐之外臣震越闕

蹙尤不知措躬之地矣臣竊伏念草野疎逖未曾一
登胄筵獲瞻 溫文之盛容今此 寵除寔是賤臣
之至榮豈不欲備列於 春邸嘗藥之側以爲承
俟之地而顧臣宿病垂老轉就最是風懿之症非醫
藥所能爲陰陽交寇真元日鑠命在朝暮 寵辱灰
心若乃職名之僥冒情勢之艱脆非所假論更敢望
力疾登道致身於 輦轂之下哉臣伏枕奄奄神昏
氣塞累日經營僅綴數行文字哀籲於 靜攝之中
臣罪萬死萬死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 亟許遞免
俾將死危喘得以瞑目入地千萬幸甚

辭司諫疏

伏以臣於月初承膺 寵命待罪 春坊當此 聖
候彌留之日固宜促駕就道趨 候於 禁闈之外
而賤疾危篤欲起還仆冒死陳控冀蒙 恩遞矣原
疏在道 新命洊降臣驚惶震惕尤不知死所矣臣
以一介疎賤名忝仕籍前後歷踐匪榮伊罪 名旨
之下一不膺 命臣之罪一也 靜攝之日全廢承
候臣之罪二也况又教子不謹安蹈危機臣之罪
三也臣負此三罪萬戮猶輕所當泥首園門以俟
嚴誅而顧臣宿病到老轉劇最是風懿之症非醫藥

所能為陰陽交寇神精大脫膈間線息朝暮將絕思
尺戶庭亦未得扶曲更敢望致身於 輦轂之下哉
臣奄奄垂死未有省識數行文字粹難取構經營累
日今始哀籲臣之罪戾尤萬萬難赦矣伏乞 聖慈
特加矜憐 亟賜鑄罷仍 命有司勘臣負犯不勝
幸甚

辭工曹叅議疏

伏以臣草萊寒蹤也從事觚墨濫竊科第獲忝華貫
久妨賢路半生癘廢效蔑涓埃至若風節之稱世或
有人而非臣平日之所自期也儒臣過獎誤達 天

聽夷考臣本末毫無髣髴對人發駢夢寐猶惕不自
意工部超擢特出 聖簡臣承 綸震駭益無以自
措也顧臣自穢之賤素乏介潔之操早抱痼疾不堪
從宦永謝世塗退蟄邱園者不過爲居靜養病之地
也而况爲臣無狀未赴 君父之疾教子不謹妄觸
時人之諱臣杜戶省愆求死不得者日月已多矣迺
者適因臺章荐降 溫音予嘉之諭驚動瞻聆 特
敘之命亦及豚犬父子感泣酬報無路北望頌祝祇
自叩首而已今臣所叨之職非循序推遷之比資級
自別名器至重臣何敢徒恃 恩寵不階而升冒據

貂玉之列哉抑念 清朝之前後 特除者必俟國
人之僉諧如臣忝竊實幽人望之外柱後惠文必有
駁正之論草茅荒遠攀問無階不待物議徑先冒控
臣之罪戾萬萬難赦矣伏乞 聖慈俯察過情之恥
收還越分之 恩亟命改正俾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 今茲陞擢意非偶然爾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再疏
伏以臣昨上辭章略陳職名之忝竊 聖簡之過誤
冒死號籲冀收 成命微悃未曩 天批溫諄至以
今茲陞擢意非偶然爾其勿辭從速上來爲 教臣

伏地莊誦惶恐頓首罔知所以自措也臣仍竊念臣之所以跽伏田野者本非偃蹇高亢者流也出身初頭雖不無慙悔自訟之意終身痼疾纏躬半生癘廢臣之本末不過如斯而已在朝諸臣未嘗諳悉或謂之恬退或疑其清節皆非臣實狀也至於臣之子鷹則臺章所謂廢科一節亦風聞之誤傳也世之論人多如是爽實而同時父子蒙被異數私心感愧惶汗浹背在臣自處之道引分俟鑄之不暇其何敢以虛爲實以退爲進不恤中外之竊議冒據下大夫之列哉抑臣所抱宿疾日就危篤僵臥床箦作一未

冷之屍溘露之期匪朝伊夕當此玉候違豫之日未由致身輦下以爲承候之地連章冒控瀆撓於靜攝之中臣罪到此萬死萬死伏乞聖茲特念爵命之不可濫授亟賜改正俾安賤分不勝幸甚

辭司諫院大司諫疏

伏以癘廢賤臣濫蒙洪造前後忝竊過溢涯分鶴梁之不稱至於水曹之躡登而極矣臣誠兢惶悶蹙瀝血冀免天心曲諒俾遂私願臣感激隕越之餘仍竊自幸永謝世塗守靜邱樊杜戶養痾庶畢餘生

矣不意慈者 誤恩下逮甄擢轉加 授臣以諫大
夫之職此豈臣夢寐之所嘗到哉夫薇垣之官以諫
爲名一院之中其長尤別苟非其人寔爲虛 授今
乃使草野尪醜之賤居是院而爲之首其於爲官擇
人循名責實之義何哉此臣所以聞 命震惕不敢
冒昧而承膺者也抑臣狗馬之疾老而愈篤庭戶幽
入亦未得自由特床簀間朝暮人耳春間溫泉之
行幸也臣得以少須臾無死強策病軀祇謁道左粗
伸臣子之分義而旅舍委頓縷息喘喘未由久留承
候終未免扶昇徑還席藁私室祇自俟罪而已况

數百里勞動之際夙痾陡劇閱月沉痾昏眩之症又
從而添發精神恍恍如墮烟霧兩目廢視不卞黑白
有時迷罔若將隕絕者然豈有馱疾登道之望哉當
此 玉候違豫之日既不得進候於 輦下徒以將
死之哀鳴瀆撓於 靜攝之中臣罪到此尤萬萬難
贖伏乞 聖慈俯加矜憐 特收臣新 授職名俾
牖下殘喘安意就盡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於日昨冒上辭章略陳職名之忝竊冀收
成命而疏本到院未卽 登徹臣惶恐悶蹙而已比

伏聞今月十九日 榻前聖教有莫大變通之意臣
誠愕貽驚惶不自覺心肝之失墜也臣竊伏念父子
天屬也 儲貳邦本也粵自家天下以來未嘗不立
儲嗣承宗祧繫天下萬國之心苟或反是亂亾立至
晉與秦皆前轍也今我 王世子聖質丕顯令聞夙
彰以夏啓之賢宅少陽之位環東土億萬蒼生延頸
而歸心者二紀有餘矣仁孝恭儉出自天賦動靜云
爲悉合準繩我 宗社無疆之休實基於 貳宮邸
下而今忽有變通之 教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我
世子主器多年失德無聞參凌庶務必有餘地而

殿下疑之深憂之切過慮萬幾之或曠豈左右之
人簧鼓邪說以致 慈母之亦惑耶噫 春宮孤立
於危疑之地若愚之智掩而不耀臣切痛之今之
處分國家大事也是非得失公言之可也頃日大臣
之獨對也喉舌之官秉筆之臣皆不得與焉臣所以
深切訝惑者也然未稍備忘中有許聽政之 教此
殿下不遠之復也誠能堅持此心無或撓奪一點
疑端雲卷席撤變通之念不復潛萌則 日月之變
孰不欽仰哉第伏念初頭 聖教實不合於天理人
情 王言一播四方惶惑伏乞 聖慈特降絲綸宣

示悔悟之意而俾 世子朝夕侍傍終始聽政誠意
無間洩洩融融毋使讒言得入左腹則 前星復光
社稷永安豈非臣民之福也臣以癡廢之喘自分
溝壑之填足未到 輦下言未貢一得而今茲 聖
教繫 宗社興喪之幾方帶諫職義當伏蒲敢冒鈇
鉞略彙危衷而賤疾危篤未由造 朝縣道陳疏易
致稽滯謹遣家僮賚疏直呈臣之罪戾萬戮猶輕
天心倘回俯賜察納則 邦國之幸臣亦與焉如或
不概妄言有罪則 亟加 嚴誅以正 邦憲臣無
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 省疏具悉今茲進言出於憂愛之忱可不畱心
焉備忘纔宣而疏中有亟下絲綸之請必未及聞知
而然矣

三疏

伏以臣比伏聞 邸下丕承 聖上之命新開聽政
之堂四方均歡羣下聳聽此誠 邸下之一初而進
賢退不肖之大機會也今臣庸愚幾死之賤臣也其
在用舍之道臣固當先黜而尚帶華銜久妨賢路臣
竊悶迫焉臣之本末略陳之臣發身場屋初無恬介
之操歛迹荒野專爲養病之地而前後歷敷無非濫

叨 誤恩下逮爵秩屢遷求退而漸進乞解而猶縻
被其不稱之誚至於諫大夫之職而極矣臣自顧涯
分萬無承膺之理况臣痼疾轉添鬼事將迫雖欲忍
死強起其勢未由初既陳章祈免而未獲 登徹繼
又呈病丐遞而亦 靳矜許有若假飾虛辭以僂私自
圖者然臣惶隕悸慄無地自容祇願遙絕續息自暴
臣病篤之實狀也臣之半生癘廢 大朝之所俯燭
也國人之所共知也兩目昏翳莫下黑白半身不遂
未能轉動僵臥床衽僂作未冷之屍加以泄瀉直下
眞元大脫眩氣轉劇神精迷罔以此危症豈復有扶

昇登道之望哉臣之虛帶職名已閱三朔名器不可
輕也職任不可曠也朝而釋負夕而就木是臣區區
之至願也茲不避煩瀆冒死哀鳴伏乞 邸下俯加
哀憐 亟賜遞免俾牖下殘喘瞑目入地千萬幸甚
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辭弘文館副提學疏

伏以微臣草萊寒蹤也早事鉛槧素乏經術出入場
屋倖占一第能優之文已作筌蹄口讀之學未辨亥
豕徒以名忝仕籍節次推遷前後歷踐罔非濫叨冥
升不已猥玷貂玉水部薇垣連冒匪據露章陳籲獲

蒙 鑄遞桑榆餘日都是 天恩乃者 邦運不幸
嬪宮遐陟中外臣僚普切號隕臣雖蒙愚粗知分義
豈不欲身造 京輦小伸奔哭之禮而痼疾在躬轉
側須人末由登途方俟 重誅不自意 聖度天涵
譴責不加驟置臣於瀛館之首臣承 命震惕不
知所以措躬也竊伏念玉署之職儒者極選 經幄
之列其長尤別苟非才德兼備望實俱隆啓沃君心
黼黻王猷者莫宐居之 清朝用人之道固當其難
其慎苟搜博選用昇斯任而如臣空疎滅裂者反居
諸學士之上鶴軒鵷梁豈但貽笑一世而已名器之

輕恐自臣始矣况臣夙痾危篤真元大脫疰羸積敗
之餘毒丹粹發熱氣極熾渾面通浮鍼藥罔效縷息
垂盡豈復有扶昇轉動之望哉念臣所叨實出人望
之外柱後惠文必有駁正之論而側聽累日久未有
聞不得不徑先冒控臣罪萬死萬死伏乞 邸下特
念爵 命之不可濫 授俯察疾病之不可強起
亟賜改正俾安賤分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以百不猶之人叨萬不似之職 渥恩至隆
涯分過溢撫躬震惕無地自容日者披瀝肝血冒上

辭章而誠意淺薄言辭拙訥未蒙 離明之臨照 諭
臣以勿辭 促臣以上來臣伏地頓首誠不知所出臣
之不堪本職之狀國人所共知也或恐 邸下之未
盡下燭復此伸彙焉臣性本鈍滯老益昏耄鬢齡課
習率皆遺忘寒暄例帖亦且倩述至於經傳奧蘊未
嘗闖窺其一班則臣何敢不自揣量冒據於 經幄
論思之地哉先輩之曾徑此職者莫不以邃學重望
引經義而輔 君德達事理而靖 朝論以副其責
未有如臣之昏庸朽耗而猥占者也合此 恩除寔
出分外名位過顯顛覆必至豈可貪榮冒 寵不爲

遜避俾中外心駭而目笑也哉况臣狗馬之疾漸就
沉篤真元大脫半身偏枯面部丹毒再發於數月之
內症情危惡日加一日氣息奄奄實無餘地雖欲扶
昇登途其勢末由瞻望 雲天但有涕泣矧今 嬪
宮卽遠之期奄迫而筋力難強旣不得奔哭 輓辭
製進之 命遽降而精神恍惚亦未能撰呈臣罪至
此萬死萬死伏乞 邸下察臣職名之過濫憐臣疾
病之危急 特命鐫削臣職 仍治臣逋慢之罪俾
牖下危喘瞑目而就盡千萬幸甚

辭吏曹叅議疏

伏以臣迹本泥塗才且滯劣從前歷踐寔踰涯分自顧衰慵無用於世甘心屏蟄絕意榮進者已有年所不料萬不堪之職亦及百不猶之人臣兢惶震惕無地自容仍竊伏念天官佐貳 清朝極選用舍之權雖與長官有間甄才量能舉直措枉乃其職責也苟非鑑明衡平秉公不撓者莫宐居之今臣之癡醜昏謬國人所共知而一朝躡出冒據於人物進退之地人必指點而目笑之矣噫名器至重政格至嚴臣之當初薦望不由本曹到今承乏而苟擬循例而 降點寔非夢寐之所到也臣心自愧物議謂何此臣所

以不敢竊 天寵而妨賢路者也况臣犬馬之齒已迫七旬所抱之疾老而愈篤加以毒丹作孽一歲再發至於今春症情尤劇面部通浮膈氣上逆朝夕奄奄飾巾俟盡非特眼不能辨物脚不能運步而已即今所患十分危急神昏氣塞縷息將絕雖欲忍死趨命其勢末由瞻望 雲天但有涕泣伏乞 離明特念爵 命之不可濫授 俯察疾病之不可強起 亟鑄臣職名 仍治臣通慢之罪俾牖下危喘安意而就盡千萬幸甚

代家大人辭執義再疏

伏以狗馬賤臣齒迫七旬一疾沉淹轉入危域前者
露章乞寢 謨恩所 聖明不諒 溫批反加臣奉
承 綸音驚惶罔措嚴畏分義欲赴 朝命則氣息
奄奄萬無起動之勢私愛身命一向退伏則 聖諭
眷眷又降上來之 命垂危昏瞶之中誠不知其所
由臣之病狀既暴於前疏今不必更瀆而第前之風
痺麻木之症今則半身不遂矣前之痰火升降之症
今則頃刻窒塞矣精神恍惚手足闕冷隔上一線之
息恆若臨絕之候咫尺庭戶亦未能扶出則不得不
冒死更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諒臣實

病遞臣職名仍刊臣仕籍少安私分不勝幸甚臣於
祈免之章不宐贅以他說而身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臣今將死言或可採則何敢不陳
所懷以負我 殿下哉臣聞爲國之要不外於治民
禦敵民困而不恤則邦本闕矣國虛而無備則藩籬
撤矣今之爲政舍是二者宐無大者試以田畝間所
目擊者言之往往壬申淫潦告災山豕峯崩廬舍漂
沒近川田疇沙磧遍覆更不可種藝而有司不以實
聞尚有徵稅之怨去歲則峽邑海甸豐歛懸殊而無
論災實盡責其稅嗷嗷之聲久猶未已幸今改紀之

初發政施仁蠲米減布之 令首降於釜炭之餘舉
國生靈莫不歡呼鼓舞於 德化之中矣不幸今歲
雨暘不均八路豐凶又復相錯 朝家隱恤茶酌給
災甚大 惠也第念該曹慮其稅入之縮必責新起
之田視某年爲準故 朝家德意列邑不得奉行荒
田廢蓄樹木成藪而亦未能給陳其他又何論乎善
政雖降實惠未究地部之官豈不知慮此而損上益
下之政終不得敷施者蓋慮經用之不足也然而古
之諛辟有減田租之半者有三十而稅一者亦未聞
經用之不足今之經用無乃尾閭於浮費耶昔宋臣

韓琦有言曰欲省浮費請自宮禁始 殿下誠能躬
弋緇之儉戒高髻之侈愛弊袴之藏常念 王朝生
民膏血安用許多之語銘諸盤盂視以爲警則經用
何患乎不敷而有若盍徹之政豈不可行之於今日
乎而况新設宮屯攘奪民業不問契券惟務廣占失
業之民號泣道路前日雖有查處之 命宮差怙勢
恣行胥臆小民莫敢抗守令莫敢詰其間曲直姑置
勿論而宮屯之與小民爭利已非 聖世事則 特
下德音一切罷之以公賦稅 厚賜之不亦可乎近
者上天降威冬雷示警臣未知有何樣潛伏之禍而

比聞東海鱗族漸產西海古老或言壬辰兵革之兆
其言雖似無稽陰雨桑土不可不先徹而上下恬憺
狃若燕雀之處堂中師中之任全不愼揀或以賄
賂或以形勢前後注擬多匪其人建牙守藩者惟以
貪饕賂遺爲拔身計至於士卒之不鍊器械之不精
則有同越人秦瘠故各邑軍額年加歲增而不知坐
作之節各樣軍器虛張別備而半是無用之具以不
鍊之卒操無用之器而有能禦敵者乎噫士卒不患
不衆而患不鍊器械不患不足而患不精欲鍊其卒
欲精其器非閩帥之得人則不可也且沿海列堡素

乏廩儲給代徵布已成謬例番卒零星把守疎略設
或海寇猝至其帥可縛而執也今日海防良可寒心
臣之愚意莫若公選閩帥務得其人至於鎮將亦
命精擇優加軍棒永罷給代仍令撫鍊士卒常若疆
寇之壓境而或有剝割軍兵猶襲謬例者嚴用軍律
不少假貸則其於備邊之道豈不少補哉雖然此皆
施措間事非出治之本也臣愚死罪竊以爲 殿下
所以出治者未盡善也臣伏觀 殿下天資雖極純
粹而執德不固 聖學雖極高明而志氣太銳不能
立中正之道而疑於不當疑不能廓虛明之體而信

其不當信十數年來局面四變是故世道波蕩人心靡定公府朝堂視若逆旅民憂國計置之相忘譬若萬斛危舟泛在溟渤無一人操楫而一任風浪今之國事誠可痛哭然此豈獨諸臣之罪哉良由殿下欠誠正工夫而聖心有所未定故也伏願殿下繼自今始親近儒賢講明義理以誠正二字爲第一件工夫堅定聖志毋爲浮言所撓奪而諸臣之玩揭者策勵之比黨者裁抑之潰裂者保合之俾人人咸懷同舟遇風之憂惟以濟國事爲慮而不爲私身圖則豈非國家之福也臣老病昏錯欲言旋

忘將此數件略陳芹誠而天門九重致身無階瞻望五雲只自耿結殿下如不以人微而廢言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也臣無任惶隕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代家大人辭司諫疏

伏以臣賤疾沉篤命在朝夕頃叨憲職未由承命就道再陳辭章畢暴危懇而原疏未徹之際適會朝家多事獲蒙恩遞自幸陳根枯萎亦霑天地雨露而庶幾小延牖下之日月迺者薇垣新命又降於夢寐之外私心震惕罔知置躬之所也臣粵自

庚申猥忝臺閣前後控辭無非病錄到今更聒極涉
煩瀆况引疾辭職爲近來通規其間亦豈無危篤難
強之勢而人不取信視若虛套臣之奄奄垂盡之狀
死後方可自明尚何言哉抑臣有二宐休之義三不
堪之勢不得不冒死哀籲伏願 殿下矜憐焉臣年
紀衰邁七旬將滿精神昏忘人事都廢臣之宐休者
一也四子釋褐門戶過盛亢滿之極顛覆必至臣之
宐休者二也賦性迂拙最居人下少乏譽諤老益惻
懦臣之不堪者一也兩耳聵聾全不接音對人言語
畫字相通臣之不堪者二也左脚偏枯轉成跛躄咫

尺庭戶行步須人臣之不堪者三也臣既以癯廢之
疾且迫懸車之年宐休者二不堪者三則所叨之職
雖非大夫之秩義當乞身而致仕何況古之人衰朽
不堪任事者則年未滿七袞爵未及大夫而告老乞
骸者歷考前史非止一二今臣休致之請跡雖猥越
情則矜惻伏乞 聖慈察臣宐休之義 憐臣不堪
之狀 亟賜鑄免 特許休致仍 命有司刊臣姓
名於 朝籍則臣生當安意於田廬死當瞑目於泉
壤矣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二

